

# 讀通鑑論

中

〔清〕王夫之 著

中華書局

〔清〕王夫之著

讀通鑑論

中冊

中華書局

# 讀通鑑論卷十一

晉 泰始元年起

## 一

魏削宗室而權臣篡，晉封同姓而骨肉殘，故法者非所以守天下也；而懷、愍陷沒，琅邪復立國於江東者幾百年，則晉爲愈矣。天下者，非一姓之私也，興亡之修短有恆數，苟易姓而無原野流血之慘，則輕授他人而民不病。魏之授晉，上雖逆而下固安，無乃不可乎！然而三代王者建親賢之輔，必欲享國長久而無能奪，豈私計哉？

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，非其利病生死之知擇也。則君子之爲天下君以別人於禽獸者，亦非但恤其病而使之利，全其生而使無死也。原於天之仁，則不可無父子；原於天之義，則不可無君臣。均是人而戴之爲君，尊親於父，則且易一主，夕易一主，稽首匍伏，以勢爲從違而不知恥，生人之道蔑矣。以是而利，不如其病之；以是而生，不如其死之也。先王重不忍於斯民，非姑息之仁，以全軀保妻子、導天下於魚蟲之聚者，慮此深矣！然則晉保社稷於百年，而魏速淪亡於三世，其於君天下之道，得失較然矣。

晉武之不終也，惠帝之不慧也，懷、愍之不足以圖存，元帝之不可大有爲也，然其後王敦、蘇峻、桓

溫相踵以謀逆，桓玄且移天步以自踞，然而遲之又久，非安帝之不知飢飽，而劉裕功勳赫奕，莫能奪也。謂非大封同姓之有以維繫之乎？宋文帝寵任諸弟，使理國政、牧方州，慮亦及此；而明帝誅夷之以無遺，蕭道成乃乘虛而攘之。嗣是而撥天位者如拾墜葉，臣不以易主爲慚，民不以改姓爲異。垂及唐、宋，雖權臣不作，而盜賊夷狄進矣。然則以八王之禍咎晉氏之非，抑將以射肩請隧咎文昭武穆之不當裂土而封乎？法不可以守天下，而賢於無法。亦規諸至仁大義之原而已。

二

諫必有專官乎？古之明王，工瞽、庶人皆可進言於天子，故周官無諫職，以廣聽也。諫之有官，自漢設諫議大夫始。晉初立國，以傅玄、皇甫陶爲之，唐之補闕拾遺，宋之司諫，皆放此而立也。諫有專官，而人臣之得進言於君僅矣。雖然，古今之時異，而廣聽之與慎聽也，不得不殊；進言之迹同，而受益之與防邪也，亦各有道；未可以一概論也。

古之民樸矣，農、工、商、賈各世其業；士之遊於庠序者，亦各有常學，不能侈聞見、飾文詞以勳當世。迨及戰國，教衰而人自爲學，揣摩當世之務者，競尙其說，縱之以言，則偏私逞而是非亂；則必擇其忠直而達治理者任之，而後無稽之言，不敢破聖道、紊綱紀，以熒主聽。則專官之任，亦未可謂盡非，時使然也。

諫官專立，職專諫矣。然非專諫於其官，而禁外此者之諫也。不淫聽於辨言，而不塞聰於偏聽；苟得忠直知治者司其是非之正，則懷忠樂進者相感以興。乃若聽之之道，羣言競奏，而忠佞相蔽，存乎君

# 原书缺页

原书缺页

原书缺页

原书缺页

原书缺页

原书缺页

# 原书缺页

原书缺页

君子之列，而相獎以廉恥。雖有萑稗，不盡田而芟刈，使扶良苗以長，但勿令奪苗之滋可矣。

官省而人之能與於選者其塗隘，力不任耕，志不安賤之士，未繇分天之祿以自表異，則且淫而爲姦富，激而爲盜賊。君子之塗窮，而小人之歧路百出，風俗汜濫於下，國尙孰與立哉！惟用人之塗廣，而登進之數多，則雖有詭遇於倖門者，而惜廉隅，慎出處之士，亦自優游以俟，而自不困窮以沒世。如其省官而員數減，則入仕也難，入仕難，則持選舉之權者益重。數十人而爭一軌，苟有捷徑之可趨，雖自好者，不能定情以堅忍。而秉銓苟非其人，則自尊如帝，操吉凶也如鬼，託澄汰以爲壟斷，而所裁抑者類修潔之士，所汲引者皆躁佞之夫。士氣萎，官邪興，流沔而無所立，即使傳咸任之，且不能挽頽波以從綱紀，況莫保司銓之得盡如咸乎！故君子甚患夫剛直者之婞婞以忿疾當世，而欲以刻覈重抑天下之心也。

況其言曰：「公私不足，併官以務農。」則尤悖甚。爲吏者幾何人，而廢天下幾何之頃畝！有天下而汲汲憂貧，奪天所貴重之君子，使爲農圃之小人，以充府庫，非商鞅之徒，孰忍爲此哉？治天下有道，非但足食而遂足以立也。荀勗曰：「清心省事。」庶幾經國之弘猷，詎可以其人而廢之！

## 一二

賈充之力阻伐吳也，不知其何心，或受吳賂而爲之閒，或忌羊、杜、二王之有功而奪其寵，皆未可知；抑以充之積姦之情度之，不但然也。曹操討董卓，勦黃巾，平袁紹，戰功赫然，而因以篡漢。司馬懿拒諸葛、平遼東，司馬昭滅蜀漢，兵權在握，而因以篡魏。充知吳之必亡，而欲留之以爲己功，其蓄不軌

之志已久，特畏難而未敢發耳。乃平吳之謀始於羊祜，祜卒，舉杜預以終其事，充既弗能先焉，承其後以分功而不足以逞，惟阻其行以俟武帝之沒，已秉國權，而後曰吳今日乃可圖矣，則諸將之功皆歸於己，而已爲操、懿也無難。此其情杜預、張華固已知之，憚武帝之寵充而未敢言爾。觀其納女於太子，知惠帝之愚而以甥舅畜之；曹操之妻獻帝，楊堅之妻周主，皆此術也。其謀秘，其姦伏，時無有摘發之者，而史亦略之。千載之下，有心有目，灼見其情，夫豈無故以撓大猷也哉？

嗚呼！晉感充之弑君以戴己，而不早爲之防，求其免於亂也難矣。所幸充死七年而武帝始崩，賈謐庸才，且非血胤，不足以爲司馬昭耳。不然，高貴鄉公之刃，豈有憚而不施之司馬氏乎？一女子猶足以亡晉，充而在，當何如也？項羽非侯生之君也，漢高以其誑羽而遠之若蛇虺；石守信、高懷德之流，未嘗任弑君之惡也，宋太祖以其戴己而防之若仇敵；變詐凶很不知有名義者，君不可以爲臣，士不可以爲友。孫秀洒南嚮之涕，諸葛觀懷漆身之忠，晉弗能用焉，其不再傳而大亂，有以也夫！

## 三

秦滅六國而銷兵，晉平吳而罷州郡兵，未幾而大亂以亡。秦誓稱武王克殷，放牛歸馬，衅甲櫜弓，示天下弗用，秦、晉與周將無同道，而成敗迥異，何也？

紂之無道，虐加於民，而諸侯或西嚮歸周，或東留事紂，未嘗日尋干戈，競起爲亂也。天下之志相胥以靜，而弄兵樂禍之民不興。及乎紂虐虐革，周政行，而皆仍故服，無與煬之，不待撲之也。戰國之爭，逮乎秦、項，凡數百年，至漢初而始定。三國之爭，逮乎隋末，凡數百年，至唐初而始定。安、史之亂，延乎

五代，凡百餘年，至太平興國而始定。靖康之禍，延乎蒙古，凡二百餘年，至洪武而始定。其間非無暫息之日，若可以定者，然而支蔓不絕，旋踵復興。非但上有暴君，國有姦雄；抑亦人心風俗一動而不可猝靜，虔矯習成，殺機易發，上欲撲之而不可撲也。夫秦與晉惡能攝天下之心與氣而斂之一朝哉？故陳勝有輟耕之歎，石勒有東門之嘯，爭乘虛而思起。此兵之不可急弭者，機在下也。

且夫周之興也，文王受鈇鉞而專征，方有事於密、阮、崇、黎，而早已勤修文德，勤聖學，演周易，造髦士，養國老，采南國之風，革其淫亂，兒童嬉遊而掇芣苢，女子修事以采蘋蘩，未嘗投戈而始論道，息馬而始講藝也。優而柔之，以調天地和平之氣，而於兵戎之事，特不得已而姑試之，上弗之貴，而下且賤之，聖人之所以潛移人心而陶冶其性者，如此其至也。而後戎衣甫著，而弓矢旋張，天下以爲實獲我心，可澤雪以見榮於文治。秦之并六國，滅宗周，晉之篡魏而吞吳也，謀唯恐其不險，力唯恐其不競，日進陰鷙殘忍之夫，皇皇以圖弋獲，而又崇侈奔欲，以敗人倫之檢柙，其與於成功共富貴者，抑奢淫以啓天下之忌，無以滌天下之淫邪，而畜其彊狡於艸澤；幸而兵解難夷，遂欲使之屈首以奉長吏之法，未有能降心抑志以順從者也。上無豫教，而欲飾治安於旦夕，召悔而已矣。此兵之不可急弭者，教在上也。

陶璜、山濤力排罷兵之議，從事後而言之，驗矣。然抑豈於天下甫離水火之日，尋兵不已，而日取其民納之馳驟擊刺之中乎？蓋亦求諸其本矣。故聖人作而亂不難已，商、周是也，道之馴也；聖人不

○據校記增。

作，待其敵之已極，人皆厭苦而思偃武，帝王乃因而撫之，則漢、唐以後之一統是也，幾之復也。庶幾商、周之治者，其唯光武乎？寇盜方橫，而獎道敦禮，任賢愛民，以潛消民氣之戾於擾攘之中，兵不待弭而自戢。然而黎陽之屯，固不敢藉口於放牛歸馬以自擬於周也。

## 一四

子曰：「不在其位，不謀其政。」夫士苟有當世之略，一言而可弭無窮之禍，雖非在位，庶幾見用而天下蒙其休，何爲其祕之哉？而孰知其固不可也。言之不切，而人習以爲迂遠之談而不聽，言之切而見用矣，天下測其所以然，而且以其智力與上相扞格，如其不用也，則適以啓姦邪而導之以極其凶忒矣。

漢、魏之際，羌、胡、鮮卑雜居塞內，漸爲民患，徙之出塞，萬世之利也。雖不在秉國大臣之位，固且憂憤積中而不容已於切言之。即不用矣，後世且服其早識，而謂晉有人焉，此郭欽、江統所以慷慨言之，無所隱而論之詳也。故傳之史策，而後世誦之不衰。乃欽之言曰：「有風塵之警，胡騎自平陽、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、北地、西河、太原、馮翊、安定、上郡盡爲夷狄之庭。」其後劉淵父子、石勒皆踐其言，而晉遂亡。嗚呼！豈非郭欽之言教猗升木乎？劉宣、張賓之謀，皆師欽之智，而灼見晉之可襲取者，非一日也。言之不用，而徒導人以亂矣。藉晉用之，因而下徙戎之令，羣胡知其畏己，而已有可乘之勢，於方徙之際潰爛以逞，又將奚以制之使弭耳以聽邪？

故使欽而在坐論之列，與君若相密謀之內庭，則極言之而不嫌。言即不用，猶不致啓戎心以增益

其惡。惡有忘屬垣之耳，揚於大庭曰：人將若何以加我，將若何以使我莫敵，我其終無如何哉？非其位也，謀不得而盡也，姑緘默以俟其變可也。雖義激於中，而不敢快於一發，誠慎之也。孔子曰：「吾其爲東周乎！」所以爲者不言也。聖人且慎於未可有爲之日，況偶有所知者乎？

## 一五

西晉之亡，亡於齊王攸之見疑而廢以死也。攸而存，楊氏不得以擅國，賈氏不得以逞姦，八王不得以生亂。故舉朝爭之，爭晉存亡之介也。雖然，盈廷而爭者，未得所以存晉之道也。

攸之不安於國，武帝初無猜忌之心，荀勗、馮統聞之耳。勗與統，賈充之私人，非但佞以容身，懷鬻國異姓之心久矣。忌攸者，非徒忌攸，實忌晉也。攸之賢，固足以託國，然豈果有周公之德哉？卽微攸而晉固可存。漢、唐、宋之延祚數百年，亦未嘗有親賢總己以制天下於一人，而卒不可亂，無他，無姦臣之在側而已。劉放、孫資在魏主之奧窔，而司馬氏援之以攘臂。勗與統之於賈謐、楊駿，未知其誰屬，而要其司馬氏之宗社於人，則早作夜思以謀逞志者也。攸卽廢，晉不必亡；勗、統不除，晉無存理。修賈充之餘怨，則陰擯張華，排博士之忠言，而顯斥曹志，苟有圖存晉室者，小不惜官爵，大不惜軀命，揚於王廷，揭勗、統之姦，進之裔夷，則不待交章訟攸，而攸固以安，抑不待措攸於磐石之安，而晉固以存。今乃舉尊卑疏戚之口合訟攸，而強帝持天下以任攸。荀勗固曰：「陛下試詔齊王之國，必舉朝以爲不可。」墮其術中而猶競以爭，尙口乃窮，攸之困，晉社之危，諸臣致之矣。

夫一時徇名依附之衆，不足言也。李熹、劉毅、傅咸忠直爲當時之領袖，而不能取前讒後賊爲宗社